

武溪集卷第三

工部尚書克集賢院學士監同書左僕射累  
贈少師謚襄公余靖

序

陳相公羅浮山詩序

孫工部詩集序

朝賢贈李駕部詩序

諸公送蘇屯田詩序

曾太師臨川十二詩序

朝賢送寶珪詩序

宋職方補注周易後序

先夫侍左川雜撰序

宗職方憂錄集序

海潮圖序

送江秀才歸廬陵詩序

宮師陸相公留題羅浮詩序

道亦品天下名山稱洞天者三十六號福地者七十二區  
在洞天而地穴北通金壇蓋蓬萊之一派神仙  
之窟窟豈獨樂公侯之祀擅登臨之美已彼嵩少終南中  
條太華枕亭名利之場故吟詠者日爭咀嚙含嚼以買名  
聲而茲山磅礴海上寂寞罕識自非安恬愉樂幽靜者孰  
肯於名外擣為不世之觀乎今宮師致政相君嘗言及咸平

中領郡來此師其屬而遊焉維川煥藥之區早承真心之  
地咸有留詠共成四章胡夫大君子之存誠也卷道而遠  
迹不羞於窘遭時而調元不謂之泰所以托言守意安於  
適而已矣故其解相印如脫屣豈不素樂於閑曠哉博羅  
令黃君以曳裾之舊而希其高惜其粉宇塵雲氣絕煙波而  
不絕遂買石而移之以永其傳某踵履末道合其素志而  
序於右

孫工部詩集序

之派其遠矣新舊集之原君臣相和  
與天人之與也美惡相後天  
之文武太子之功莫不  
之文武太子之功莫不



嘉祥英傑詩話議矩和叔書於此詩卷後法駕奏贊功  
之朱草亦薦之瑞時我將時邁之什歌於園壇薦於太室  
與吉甫清風之頌相照千古乃詩之用也豈獨窮於卷上  
而已哉

朝賢贈行詩卷序

古之賢士大夫出而經進取者無他焉蓋所以敷止  
足遠奔競激會言厲風俗也應西李公亦世清德某守廬  
陵自今致政駕部嘗以詩序一編見寄乃朝賢贈行之為  
也昔則先正尚書以蓬丘佐著辭榮就養次則令元貳卿  
以霜臺獨坐遊羅請郡末則傅政駕曹以春宮屬僚解組  
歸休皆未及引年之典而掛冠勇退故三朝風德二府名

臣室閣清賢摺紳偉望率用揄揚高趣詩詠素風或詩或  
序共美行色又其豫章所居構閣東湖之浹不雜置渚有  
雲泉之致不出戶庭雜魚鳥之樂朝廷文雅之士聞其風  
而慕之咸寄英詞刻在翠琰欲俾摠序錄之以為子孫之  
藏適會某有謗去官不克從命越十稔矣今茲駕部文洎  
令子比部同門二君悉以書見貽復叙前意且司門之書  
曰大門世父詩序各在一石今欲合而傳之且予兄弟執  
先妣之喪已終矣兄當僦僦還甚定乞便官奉養日夕侍  
立未嘗不議及此况老父十年之意不為不勤矣吾友之  
文不可靳也某伏自惟念當世儒宗故司空公助政翰  
林宋公白故宮保晁公迥皆育詩教於某場公儼前相國

晏公殊皆有序於李氏世德非不遠矣其後部曲乃其  
重耶幸而獲交其父子間今勤知是無父之廢筆親敢念於  
詞於於戲求之舊史累代華顯傳傳者多矣至於習  
守退靜脫去榮利並遠其高者尤難其人可尚矣哉故直  
書而序之凡序五首記一首詩一百三十二首列之于石  
傳無窮焉

諸公送蘇屯田詩序

今天子皇祐元之四年廣源州蠻人寇嶺南燔毀一十  
二郡殺三郡守驅掠吏民遠揚邕州王師數萬討之明年  
大敗蠻衆留屯萬人于邕凡民之供役運糧餉完城邑未  
得休息又明年改元至和邕州蠻人寇嶺南燔毀一十

兩西路轉運便轉運職緩於期會則軍用或窘急於聚歛  
則民力益困必須周才通人乃稱其任初政府以資叙進  
擬數人上其詩細並却之又見夢得姓名邊可其奏慶  
得正直自守上知其名故自陝右越錄見徒乃知吾君之  
愛重遠不為專於利權也前相國太師杜公嘗謂元老  
叙朝廷惟其性遠之意著於篇詠實客三公嘗宿儒龍  
圖包公在朝清德殿丞王君後采文條並錄其作以寵斯  
行其年十二月君下車出請公新什為示故直叙所聞以  
刊于石

曾太傅臨川十二詩序

今言詩者一雅而序駁人之作號為雄傑傑

子才矜已一不得自其時則憂愁不能自給其意取  
諸遠人才雖美而不足尚又欲著於言議而莫由也今  
茲得罪去而一不疑曾元惠然等身見其辭  
曰共言臨川山水之美因出十二詩以露其奇其詩皆  
詠前賢遺蹟當代絕境未嘗一言及於身世陶然有飛  
之想連我不知不以時之用捨累其心真書所尚我  
其篇

朝賢送寶珪詩序

僧徒孫某日撤公卿之門不可勝數其寡見而欲談者固  
少矣來以誠接去以言贈又加修焉名高方外無忝  
道有存耳湘衡之郊梵侶尤盛遊之方而歸主  
禪席得之

藏龍珪師焉昔遊梁水名動京師息以南還逾三  
日出諸公送行詩一軸率今之名賢因其言旋  
摸其迹跡之羣玳鸞鵠交翥金石流潤前所謂  
以言贈無忝延譽者也窺玩數四不能去手師乃  
序所得遂書之篇首

宋職方補注周易後序

力之道深矣自漢興有施孟梁丘京氏費高諸家之學列  
于序序而傳異詞師異說往往入于五行讖緯之術故其  
聖中絕焉王氏之學傳自魏晉盛于隋唐之際大有言陰  
陽之化人事得失不悖於三聖不蕩於術數故獨為學者  
所宗近世言易者復以奇文詭說相尚自成一家之言考

之書論文象象設系之微有所不通今廣平宋君貫之補  
周易蓋徵諸儒之失而趨去異端志在通王氏之說合  
人之經字有未安意有未貫必引而伸之用明文王周  
公之旨初著易明數十篇後得唐郭京舉正之說又與已  
合遂採郭氏舉正與易明相參綴于經注之下辯其簡之  
所缺略後人之未悟朱墨發端粲然可覩其自叙詳矣於  
戲古之儒者以明經為本兩漢名臣未嘗不以經進自儒  
林文苑分已來搢紳之士視經猶濠廬耳貫之學必稽  
古言皆貫道以詞章取科第以通博副名實皇祐五年歲  
在荒落補注既成聞于旒宸俄須中旨附郵投進其明年  
聖事平息因談經義遂得奏御副本為示迺周而研之嘗

觀劉氏鉤隱圖言必犧氏以龍圖龜書之文以畫八卦又  
言天五地五大衍之用謂其深於數者及觀貫之之釋以  
謂必犧稽象於天取法於地觀鳥獸之文通萬物之情以  
畫卦矣獨取於龍馬之圖耶又其言乾坤之策生於四象  
其於尼父之經輔嗣之注亡所戾而有所明焉固可秘之  
藏室流之學宮寧止是正文字而已哉數其言近旨遠故  
題而序之

宋太傅尤川雜撰序

康定建元之明年歲在實沉廣平貫之以奉常博士移刺  
學管途繇曲江因出文藁四編示其一曰劍池編次曰龜  
城集次曰尤川雜撰次曰永平錄皆一官所成之集也且

曰劔池永平二集今待制宗人子京暨大理丞王君子元各為之序以冠篇首尚以尤川一篇累吾執其自量識淺才下幸得同登桂科十八年矣宦途蹉跎連蹇江嶺之間雖復滕口費詞揄揚褒歎不為當時所信奚益其重輕哉辭不得免乃言之曰夫文者經世之具也六籍坦明萬代之法自戰國而下諸子紛紛各挾所長之術以成一家之文章之道於是判矣近世以詩賦取士士亦習尚聲律以中其選署第之後各圖進取或以吏才成績或以民政夜懷或困簿領之煩或耽無私之樂迴顧筆硯如長物耳其能業官之暇孜孜文史以究當世利害著之篇牘豈非懷文袍質未盡其用精力有餘不忘於學者乎嗚呼道之

難行也久矣今觀貫之始以鐵錢一議忤於守臣而後人協心卒成議豈可慎也已大史公曰人意有所鬱結不得通於道故遂往事思來者論書策以舒憤懣空文以自見豈非此耶貫之行為時所推存乎子京之序至於自致遠大發其素蘊繫乎逢辰之會此但序一集之意云耳

宋職方憂餘集序

君子之道行之當世以為範言之後世以為稽詞章之作寄誅賞而明教化也同年貫之自登第以來格政退公之暇朋遊獨處悲歡榮悴未嘗不發於文故於著撰為多今論思近臣侍讀龍圖宋君子京侍講龍圖趙君祐之摺紳聞人王子元巖穴高士李泰伯並為君之集序其言文之



禮要道之用極矣皇祐四年以溪獠千紀侵軼郡縣其  
自喪次中定為桂林守兼總師政賈之自由江守移倅廣  
西漕車明年營事平息得還郡治劇談之次賈之復出居  
艱所著文集命曰憂餘索序於其讀玩數四惟增感歎嗚  
呼古之君子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不欲餘事亂哀思  
也某不幸執親之喪不得終其哀遠墳墓去几廷驅馳擗  
場萬里之外賈之喪中所著則改葬議及齋文清詞而已  
後世之措豈不高哉故泣而叙之云耳

海潮圖序

古之言潮者多矣或言如雲霧翕翕張或言如人氣呼吸或  
云海觸出處皆亡經據唐世盧肇著海潮賦以謂日入海

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自謂極天人之論世莫敢非予嘗  
東望海門南至武山旦夕候潮之進退竑望視潮之消息  
乃知潮之說出於胸臆所謂蓋有不知而作者也夫陽  
應取火於日陰鑑取水於月從其類也潮之漲退海非增  
減蓋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日月右轉而天左旋一日一  
周臨於四極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  
平乎南北彼竭此盈往來不絕皆繫於月不繫於日何以  
知其然乎夫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  
六陰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率亦  
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至晦復緩一晝潮若因  
日之入海激而為潮則何故緩不及期常三刻有奇乎肇

又謂月去日遠其潮乃大合朔之際潮始微絕此固不知潮之准也夫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極大望亦如之非謂遠於日也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去來亦合皆不盡非謂近於日也盈虛消息一之於月陰陽之所以分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溥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昔竇氏為記以謂潮虛於午此候於東海者矣近燕公著論以謂生於子此測於南海者也又嘗問於海賈云潮生東南此乘舟候潮而進退者耳古今之說以為地缺東南水歸之海賈云潮生東南亦近之

矣今通二海之盈縮以誌其期西北二海所未嘗見故關而不紀云嘗候於海門通州海月加卯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旦而平日變三刻有奇上弦則午而平望已前為晝潮望已後為夜潮此指臨海之遠也遠海之期月加酉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日入而潮平上弦則夜半而平望則明日之旦而平望已前為夜潮望已後為晝潮此東海之潮候也又嘗候於武山嶺之月加午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午而潮平上弦則日入而平望則夜半而平上弦已前為晝潮上弦已後為夜潮月加子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夜半而潮平上弦則日出而平望則午而平上弦已前為夜潮上弦已後為晝潮此南海之潮候也

送江秀才歸廬陵詩序

古語云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昔田文以齊相之重封君之富邑入萬戶皆盡於賓客其食客三千有餘人遂能折秦之謀而成齊之強一旦齊王以毀廢之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迺知人情向背古今常然其忝位於朝毀廢而歸痛絕賓客日尚惶懼矧敢以死生貴賤責人之交哉江君秀才文清而識遠雖嘗辱撤裾門下而亡力推致忽自廬陵涉江逾嶺惠然見顧其色溫然其談毅然非仁義不出諸其口真有道不同於俗者也嗚呼嘗聞大將軍青任遇既衰而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去史氏以為美談今之士大夫能為人軒輊者豈

少哉迺肯間關千里訪我陋巷益所以知君之義增我之媿耳及其告歸以詩為送

感君千里遠相過晤語經旬接粹和上客杯盤祇炊黍主人門巷正張羅海山霧暗紅塵少嶺路梅黃細雨多日暮津亭送歸恨唯知極目望煙波

武漢集卷第四

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累贈少  
師謚襄公余靖  
論

堯舜非謚論

漢武不宜稱宗論

秦論上

秦論下

漢論上

漢論下

正瑞論

姚瑩論

三統論

禘郊論

堯舜非謚論

跡驟五帝德規百王者有堯舜焉言常道尼父首之於書  
 大一統馬遷列之為紀釋者云堯舜謚也翼善傳聖曰堯  
 仁聖盛明日舜後之學者因不宗焉愚嘗考世系之端辨  
 質文之變頗疑是說請試明之粵自遠古聖人迭興真淳  
 乍散制度未備尊廬赫胥以前未有姓氏皆以教民之事  
 而名之鑽燧改火則曰燧人穴處巢居則曰有巢是也迨  
 及三皇頗推五勝乘火德者曰炎帝應土運者曰黃帝少

昊金天亦襲其故迭觀夏商漢有兵戰自顓頊以來天下  
 之號則因其名顓頊與髡則其名也帝摯帝堯帝舜亦其  
 名也以國言之則顓頊稱高陽氏帝摯稱高辛氏堯帝稱  
 陶唐氏帝舜稱有虞氏皆以所興之地為國號也帝摯非  
 改姓易代之主故不稱氏以名言之則顓頊摯堯舜皆  
 名也項正也摯極也摯大也堯高也舜華也古雖敦朴知  
 以美字為稱固不疑矣夫謚法者著於周公蓋三代之際  
 世有解王嗜音辨酒者有之荒禽冒色者有之飾非復諫  
 者有之部忠害賢者有之欲使聞美號而知勸見惡謚而  
 惡懼垂易名之典為觀行之則此周公之制也豈以周制  
 而逆觀堯舜之世耶且堯之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當舜

臣舉善之初釐降試難之善未顯實門納德之功未著安  
有對萬乘而不稱其名在仄陋而先定其美哉斯固知其  
不然也明矣釋者又云受禪成功曰禹豈舜受堯禪而不  
能成功乎夏商之王以名爲號者多矣仲康太甲之類是  
也禹之保邦莫非堯舜之制而加以繁文縟禮烏有捨誠  
勸而就貨略哉若以夏道尚質則禹非夏耶愚謂周公之  
著謚法也特取堯舜禹湯之名以爲訓解將後之下武守  
文者慕其名而襲其行也周人以諱事神諱其名而稱其  
謚者周道也謚與於周爲得彌文之實

漢武不宜稱宗論

創帝基草天命濟率土於茲民者祖之威恢聲教同文軌

納蒸民於富壽者宗之最存則詠其德沒則觀其謚所以  
叙昭穆於百世之下配禘郊於群廟之上親雖盡而不廢  
者祖宗之隆也昔武皇之撫運紹炎漢之重熙拓蠻夷之  
境則衛青去病之勲立而民疲於干戈矣感神仙之談則  
少金鑿大之寵崇而吏煩於祠祀矣悅韓嫣之伎而處以  
刑辱則君臣之位失矣信江充之譖而誅及戾園則父子  
之恩絕矣舉其大槩何昏如之至于即世之日群臣加謚  
曾不爲靈若鷹而反壯其武廟爲世宗廟周公之法敗三  
王之制當時洪儒碩生如夏侯勝黃次公議其樂章遽抵  
詔獄不亦甚乎且祖有功宗有德若夏之少康商之大戊  
武丁皆廢而復興不先舊物然始謂之宗也周人自文武

而下維德如成康刑措不用宣王中興漢道再盛朝在迭  
毀亦無異魏晉漢室高帝以英武特起繼嬰刃籍戴之  
曰祖斯固宜矣孝文崇仁義省刑罰與革服節儉而國  
固空虛寓內太平廟祚未久又宜矣孝武雖廓地斥境  
而亡德及民不加惡蓋曰 尊之為宗無乃失其正  
乎或曰孝武雄才遠略高比百王西開夜郎之境東建朝  
鮮之郡匈奴徙庭既越請吏備典禮嚮儒學登封告成而  
漢之制度於是乎備若如所論不亦過乎曰邦土雖闢兵  
已黷矣遠夷雖服民已耗矣樂府雖盛雅亦亂矣泰山雖  
封制亦侈矣文景之俗由是而德可勝道哉末年下哀痛  
之詔進筦權之術有富民之心而不能得其道也世謂漢

家雜以霸道愚於武帝觀之曾霸者之不及代廟弗毀後  
嗣何以觀乎西漢稱宗者四而東漢無復區別至于安桓  
亦有廟號其失自武帝始故著論云

秦論上

前世高論咸以河山之險秦得百二遂并天下者地勢便  
利使之然也所以奉春進計田肯建言著之史牘千古稱  
善惡謂秦人之興有由然矣自伯翳至於秦仲率以立功  
克其其業而僻在岐雍諸侯以夷狄畜之穆公之世得人  
而昌廣地開國悉由任賢之勲矣百里奚亡虜之臣也而  
授以國政孟明奔軍之將也而委以師律引咎自責卒復  
河西之地由余在戎公以為憂當其來聘也降千乘之尊

接以殊禮坐則曲席食則傳器及其來歸以客卿待之故能益國十二闢地千里遂霸西戎而抗衡中國矣暨乎卽世之日二良殉葬國人哀之賦以黃鳥秦人不復東征數世不競者奪其善人故也及孝公嗣守宗祊七雄並立當是時齊威楚宣魏惠燕悼悉已稱王韓哀趙成亦復強大諸侯力政而周室卑矣孝公增脩穆公之德寤寐賢者列爵而尊之分土而與之衛鞅以藥公子求見遂用其謀開阡陌急耕戰法行民便亦以稱霸後世遵用先軌范雎蔡澤離疏釋躡而取卿相任賢之術遠於置郵卒能滅二周吞六國而并天下者用此術也且蘇秦反覆之臣無一聽其言合從山東秦人不敢窺函谷者十五年以此思之

一賢之功堅於山河遠矣在用與不用耳湯以亳武王以鎬而王天下其政何如共百二之說於是爲負

秦論下

世言秦所以亡者趙高讒邪胡亥蔽愚委瀆齊民四海五  
鮮而宗社墟矣愚嘗以爲亡秦而賊天下者李斯也秦人  
據形便之國氣凌山東穆公任由余孝公用商鞅而霸業  
基矣蠶食虎視累世橫鶩有起剪指鶩達其兵穰魏睢澤  
執其政斥地滅敵日加其強李斯始以儒學西游於秦乃  
進一六合兼諸侯之說秦人除逐客之令以從其計破縱  
擅橫卒并天下以斯爲相且斯以布衣徒步游說數年而  
取宰相不爲不遇也海內既一屬心於斯六國厭戰爭之



苦兵待我乎偃秦人困盧并之廢土待我乎闕父子薄護  
鋤之異民待我乎教斯學帝王之術居輔弼之地脫或戴  
其君於成康之列躋其民於仁壽之域如及學耳而乃背  
戾古始按本塞源燔弃詩書愚弄黔首絕尺寸之封以孤  
其勢侈封禪之制以驕其心築宮彌山川勤銘徧海內戮  
誹謗禁偶語刑繁令滯國紀隳矣紀綱既墜西國不危者  
未之有也世子者所以接統而著代君行則守有守則從  
古之制也故曰太子天下之本本根一搖天下必蕩矣有  
著名諸貳而握兵邊徼發弦誦之大業習鼓旗之末節衣  
裳顛倒莫甚於茲默而不言焉用彼相及沙丘之變趙高  
以褻近之資啓亡國之言丞相當於此時正人臣無將之

詩以視天下召扶蘇而立之後先帝之約扶蘇仁明備嘗  
險阻輔以治道可致太平若刻去嚴刑罷遣謫戍民無怨  
讟則秦之社稷未可量也斯惑趙高之詞越錄而板胡亥  
小人在位兵徭並起使四海之人血膏邊城骨殖驪山比  
屋孳孳半為盜賊尚乃建言督責以固恩寵豈不愚哉  
屠三川卒被高譖黃大之款得無晚乎使胡亥得位趙高  
得權皆斯之由也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斯之謂乎故曰亡  
秦而賊天下者斯之罪也卒被五刑非不幸矣

漢論上

史氏以孝成委政外家祿去王室哀平二帝享年不永賊  
秦末之盜竊神器漢祚中絕者孝成始之也竊謂漢家之

禍不始於孝成蓋孝惠源之陳平者決而泄之使其橫流  
不已彌漫于景武宣元之際孝成復敗其隄防而極於昏  
墊也昔者高皇帝逐秦鹿而得之英雄樂推遂正宸極后  
族呂氏侯者三人奉朝請食祖賦而已賞刑大議未嘗及  
之孝惠即祚植性仁弱呂后殺三趙王號令自出惠帝不  
能以新造之漢正亡窮之法定君臣之分專生殺之柄而  
乃感人彘之酷意不义生自促壽命以成高后之勢不曰  
孝惠源之乎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非功臣不侯彼陳平  
者用辟疆率爾之辯尊主諸呂分將南北軍中官稱制以  
臨天下當是之時向無周勃朱虛之謀齊楚諸侯之兵使  
祿產體不近下一有弄誕之材則漢之社稷幾為他姓所

少頃通集考訂 二十九

言曰決而泄之使其橫流不已乎厥後魏其侯以實  
百天子武安侯以至后其父同母之弟並託肺腑繼為丞  
相武最稱英明而司勢為相權移主上上曰君除吏盡  
去言亦欲除吏此言近中官之勢而用之內積憤懣而宣  
之言也當奇霍二言以軍功取大位然亦因掖房之重  
意之得也言三言三言霍起之謀幾傾漢室皆惟腐之親  
之善人一傳之也言三言三言霍起之謀幾傾漢室皆惟腐之親  
幸失其言三言三言霍起之謀幾傾漢室皆惟腐之親  
五言三言三言霍起之謀幾傾漢室皆惟腐之親  
之在位之言三言三言霍起之謀幾傾漢室皆惟腐之親  
言三言三言霍起之謀幾傾漢室皆惟腐之親  
言三言三言霍起之謀幾傾漢室皆惟腐之親

集考訂

器復緣哀平短祚國統三絕張禹師丹之輩諳諛邪佞故  
取宗室幼稚未能持國者授之以令天下使漢祚中缺者  
職此之由也不曰敗其隄防而極於昏亂乎西漢之禍於  
是乎在

漢論下

前史稱光武中興再造漢室戮新都驅赤眉應四七之主  
賞謀臣疇戰功得萬世之利以為陛下錫壤不侈其封域  
帶河彌山克保其甯嗣因謂高祖創漢基刻秦制封王子  
王異姓或連城數十或裂地千里兵足以張其威威足以  
以充其嗜欲故韓彭英盧身陷菹醢絲世史學問不  
咸曰高帝之賞也地廣力疆所以速叛建武之封也

所以為守於是謂高祖之賞為非而光武之謀為得  
不數言謂不然則賞元勳謀大數者法也順世機  
急者時也聖人立法先乎順時堯舜之於桀湯放  
武王伐紂時也秦并六國吞食天下尺土寸戈不在他  
一夫高帝四方瓦解豈封建之累乎高祖以巴蜀僻左  
遠攻三秦東擊秦陽東為敵當此之時諸王驕將爭逐  
秦鹿者豈不天下之管子房請削山東之地以與功臣楚  
心三秦之言始之者非漢之有也且三秦於項氏無纖芥  
之害而三秦之君皆尚怨項請況尋彭越等君臣勢等隣敵  
不與三秦之君肯來豈能以區區之侯王其安就哉安可  
武王之言三秦已數四而已邪及世祖之興也出自宗室

史記以正以順道以仁易為之民成復漢之  
業先帝取之與之得以損益之利病得以治  
其本其主守則其本固是也其本固則其  
主之在大使指之齊終能全其美其美不  
制之病矣使高光易地而居教之不可  
之宜次之其此之謂乎必若美之祖之世則可矣若又短  
高皇之失策則非觀時之術也

正瑞論

夫上古明王言為天下法動為後世則猶恐怠惰故立左  
右史以規之是則史之設所以謹言行於一人正褒貶於  
千古不獨紀歲月辨是非而已矣三皇墳典記言之

史也夫積初管春秋記事之史也訓誥誓命之詞得失存  
亡之跡發簡可見未聞祥瑞之言焉迨于兩漢則有赤芝  
白鴈醴泉甘露雲寶鼎之應豈古史闕畧而後史該備  
乎蓋有司失為史之本意也敢謂國之興也在乎德不在  
乎瑞國之亡也在乎亂不在乎妖故秦以教九族和萬邦  
而興舜以舉十六相去四凶則又興禹以平水土與湯以  
行仁政興周人以積行累德興夫是者雖無祥瑞可不謂  
聖且治乎癸以侈奢亡辛以暴虐亡厲王以聚斂亡幽王  
以女色亡夫是者雖無妖怪可不謂昏且亂乎桑穀生朝  
高宗復商武庚守心景公安宋此則明君在上妖不為害  
矣

漢書卷之九十四

上瑞不爲美矣仲尼筆削春秋書日食地震山墮星隕彗  
生鸞飛之變者非廣乎異聞也蓋欲人君書窮脩德見災  
思懼而臻於治也特於篇末因麟之無應以明述作之意  
耳其他瑞則無聞焉鶴舞登庭龍見消水不由德至斥而  
弗叙若是之比求名而亡則聖人微旨可見矣子長孟堅  
推輪在謀其啓國也以斬蛇大澤爲受命之符而英雄之  
畧弃矣其定制也以龍見成紀爲易服之感而古人之  
象意矣及乎蔚宗患其失實則云某郡上言某瑞以示微  
意與其疑而列之曷若正而削之之愈乎今之郡縣時報  
祥瑞以爲紀事之瑞焉謂非良直之法也必若德施於民  
效易其俗賞不濫刑不濫則四靈爲畜日遊於君之宮沼

郊藪矣又何用索異傳惟惑天下之耳目哉苟薦紳者默  
而不言則示之後嗣得無懼乎

姚疇論

古者天子之立史官也不獨紀歲月遠近辨朝會同異而  
已矣蓋以王者居億兆之上喜仁陽春怒如雷霆一奪生  
殺無不從也故立史以謹其言勳勳則左史書之言則右  
史書之以示後嗣欲其畏後世之名而不敢過舉者也編  
而兩漢而下有唐制度最爲詳備而史官廢置未臻大中  
試論之唐之脩史其術有二武德故事小省之官更直  
陸贄筆對仗隨而撰錄書之方冊謂之起居注姚疇建  
議康綽之臣訂謨補遺嘉獻善經退必編次送之史館謂

之特政記於是周官六史之職不復甄叙矣累朝著作之局不復刊脩矣瑋議既行而起居之官立於外朝伏退之後跡便跡遠雖英數刻之對聖人有泣辜解網之言應機成務之謀不可得而聞也若非宰臣撰述則軍國政要何由知之繇是而言有不可者三焉古者帝王不得見當代之史何則史之爲書不隱惡不虛美謂之實錄史而可見則其臣不敢以實書書而不實爲已誣矣實而不諱爲已然矣不得見史者以此也宰臣既脩是使自司其過者也其不可者一也昔者成王尚幼與唐叔戲翦桐葉而與之曰以是封汝明日太史上輿地圖請封唐叔自是成王終身無戲言夫是則史官常在左右也今史臣隨伏出入

則是用史臣於頃刻之間耳戲言過行尚與史之畏哉其不可者二也古者大臣不掌注記故董狐得以直筆於晉南史氏得以執簡於齊設有史官外朝既罷則日不見帝王之容耳不聞帝王之言近臣奏對孰不執正孰諛孰諂咸莫之辨也用他人注記爲己之筆削夫是則史官失職莫甚於此其不可者三也語曰使廉士守藏不如宿繡之固也使義士分財不如投鉤之平也何則有情之與無情也夫以黃淵之謀居翊亮之位得廉庶績裁成萬機而復以史官之職居之亦勞矣向使房琯執戈擊鼓而自序策賈人猶笑之况不幸而有元戎虜虜犯管其任則安所取信哉太宗文皇帝正統中所論政體皆可冠冕古今粉澤王

度著在方冊也然者史臣得侍於內朝故也姚疇雖知  
注記之詳未知先王立史之意一失其源而莫之敢議惜  
我

### 三統論

夫王者受命必先改正朔易服色者蓋示民之有初也故  
三統之義於是彰焉然而先儒所論止及乎三王之世是  
以夏之寅而黑商之丑而白周之子而赤可得以述也至  
于堯舜以上則雖仲尼之說亦無聞焉豈非旨深而意遠  
乎而鄭康成之徒則據此而逆推以爲舜與周同堯與商  
同高辛氏迺與夏同正朔三而止文質再而復自古而然  
也非但不經抑亦於帝王之道有所昧焉嘗試論之夫帝

王步驟不同文質亦異三皇正曆歲准攝提古之爲君因  
民而治故唐虞已上無變易逮夏右之繼統也自以德衰  
不及二帝又知夫時將醜矣必示之以制度故其公革頌  
漸於文是以小正之說尚黑之義於是著焉然而服色有  
所尚而正朔不必改也但紀之於政令而已故仲尼稱述  
三代則曰行夏之時蓋以其合於古而得天數也禮因於  
虞而不言其所損益者蓋謂此乎及湯武之革命既以兵  
勝俗又寢弊欲示民以改作而新其耳目俾知夫令出諸  
已故有服色之變文以服色之制本象於正朔商人以建  
丑而易寅新其令也尚白而變黑象其朔也周之尚赤而  
建子由是與焉然三王之易服改正必取三微之月蓋以

君之出令象爲象陽氣之始也足以垂訓於百王文質亂  
度於斯備矣後三雖與制作不出於此也故仲尼曰其或  
繼周者百世可知其此之謂矣夫謂正朔三而止者月過  
三微不可以垂法也斯亦王者之制耳安可及於上古哉  
且五帝之書二典存焉其堯之書曰敬授人時順曆數  
也又曰日中星鳥以正仲春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此則分  
至之候正在四仲契古歷而符夏正也又鳥聞建丑之說  
乎舜在璿璣以齊七政書已之德當天心與不爾至於歷  
數亦不異於堯又易觀建子之言乎其制服則曰觀古  
人之象故山龍日月之度較然可知也又向服色之改乎  
然則五帝之德淳三王之俗薄德淳則制簡俗薄則政備

故三統之義起於三代而雖自太昊或推五德之運蓋  
天之數也正朔則無所更焉至三王則政有偏矣夫有偏  
則有弊故後之興者必舉其偏而救其弊也若謂文質可  
推於上古是則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此三正者又可行  
於帝皇之代乎斯見其不然也自秦漢以下服色但依於  
玉勝此又不可推於三王亦明矣康成既已失之而杜祐  
孔穎達之徒復引爲證疑誤後學甚矣夫

禘郊論

先儒之所以解經者蓋欲導前聖之淵源啓後學之鈐鍵  
援古有據垂世不惑者也祭祀之儀國之大典今之禮經  
以鄭注爲正而康成釋禘祭之文前後駁雜大傳曰禮不



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郊不禘祭感生帝於南郊也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嘗祖顓頊而宗堯鄭云禘謂祭昊天於園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皆謂祭祀以配食也觀鄭所釋以有未悟嘗試論之夫禘者宗廟大祭之名也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謂虞氏之祖也自黃帝不立廟祧故五年盛祭則及之夏亦禘黃帝商周禘夏蓋與氏所出是為遠祖也諸侯之禘則降於王者止祭始封之君不得禘姓氏所出之祖故曰諸侯及其太祖是也而鄭謂大微五帝遠王而王者之典必感其一因其所感別祭以尊之故以感生之帝祭於園丘而祀上帝於南郊唯棟宇書以釋經義大微既無星象

昊天亦謂北辰蒼穹之號遂有六天郊丘之名分為二祀斯皆舛誤深用軫惜何則郊與園丘俱是祭天之所王肅所謂猶王城之內與京師異名而同處也豈可郊丘分為二祀祖宗合為一祭乎康成俱以禘文在郊祭之前其祀必尊當以園丘皆罔研經意肆其臆說耳又以祖宗五帝五神於明堂小德配寡大德配衆鄭之此說殊為失旨誤取孝經宗祀之名以解祖宗之義乃以二主泛配五帝若謂太微五帝即則鄭說太微與昊天上帝為六天矣天尚無二安得有六矣天官書太微宮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不在穹蒼之宮若以為太昊炎帝之屬耶則又非仲尼配天之意也周禮曰王將祭上帝張氏謂設皇邸祀五帝

張次由由此言之上帝之與五帝自有差殊豈可混而為  
一乎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蓋其周人尊文武之功不毀  
其廟非謂配食明堂者也鄭引孝經而反違其旨惜哉漢  
承秦滅學之後遂使儒者進無經據康成最為明禮而於  
禘郊之義不能盡之故其釋祭法即云祀感帝解大傳即  
云祭昊天箋周頌又云大於四時之祭而小於禘注左傳  
稱郊配靈威仰箋周頌又稱郊為祭天首尾紛拏自相矛  
盾孰為辨之哉

武溪集卷第四